

## 洛谢夫的《神话辩证法》：关于奇迹本质的哲学言说

刘 锟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从古希腊悲剧的哲学阐释到神话辩证法的构建, 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后一位哲学家洛谢夫创建了一套超越神话学、直达神话哲学的完备且独特的神话理论体系。在《神话辩证法》中, 洛谢夫赋予神话概念本体论地位, 以新柏拉图主义影响下的独特现象学辩证法为方法论基础, 通过古典哲学继承概念与自创哲学范畴的双重运用, 深入阐发“神话是用语言表达的个性的神奇历史”这一核心思想, 并揭示其深层社会学内涵。在明确区分绝对神话与相对神话的前提下, 洛谢夫从神话辩证法视角探析宗教本质, 强调神话在人类文化进程中的普遍作用与核心价值。

**关键词:** 洛谢夫; 《神话辩证法》; 奇迹; 个性

**中图分类号:** B83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神话是人类一切精神活动与历史实践的源生动力。即便在近现代人类精神生活中, 神话仍是不可或缺的核心概念, 但其内涵本质与功能已然发生根本性转变。20世纪以来, 西方哲学界及俄罗斯学者均将神话视为重要批判性范畴进行理论建构, 这一趋势极大拓展了神话的边界, 却也导致其内涵趋于模糊——尤其是各类新神话或派生神话, 多存在对现实的扭曲。罗兰·巴特在《神话集》中便直指神话化意识的本质, 认为神话中潜藏着“意识形态的欺骗”, 这种将特定神话理念强加于社会的行为, 实则是对现实的空洞化与贫乏化。

从20世纪纷繁复杂且尚无定论的神话理论中可见, 神话的价值具有多维性, 至少呈现双重属性。神话与理性的关系始终是思想家们的核心议题: 伽达默尔提出“神话参与认知”“神话是智慧与真理的载体”等观点, 从另一维度印证了神话价值的多义性。部分文化思潮与哲学观点强调世界的神话图景与理性图景的对立, 无论是将神话思维视为外在于理性的存在, 还是认为神话会歪曲现实, 这些立场均具备其合理性。正是由于缺乏严格的逻辑体系, 神话思维才得以容纳并关注各类现象, 包括模糊的直觉体验、社会意识中的前科学层面内容(如宗教观念、社会政治思想, 以及在转义层面可称为“哲学”或“美学”的存在)。若不从本体论与本质论层面剖析神话概念, 关于神话本质的探讨将永远深陷迷雾。

作为俄罗斯“白银时代”哲学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 洛谢夫(Алексей Фёдорович Лосев, 1893—1985)赋予神话概念相对宽泛的内涵, 不仅确立了其本体论地位, 更创建了具有严格概念逻辑体系的神话辩证法。《神话辩证法》作为洛谢夫早期“八卷集”<sup>1</sup>之一, 在其学术生涯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洛谢夫的论述, 神话与他理论体系中的数字、概念、象征、名谓等类似, 均是本质能量的重要体现形式。经过20年的持续探索, 在对这些本质体现形式逐一开展专门研究后, 洛谢夫最终认定, 神话是能够承载其思想中“绝对必然性意

义”的核心概念。但这一神话概念并非历史中已然存在的某种神话意识类型，而是刚刚被意识到、可能影响世界精神发展目的论前景的“绝对历史目的概念”。

## 2 洛谢夫哲学美学中神话主题的发展

洛谢夫的神话主题早在其早期论文中便已初现端倪。他的毕业论文《埃斯库罗斯的世界观》聚焦悲剧主人公生命中的神话维度，揭示了世界“可见外壳”与“狄奥尼索斯内里”的一致性。该文深入考察埃斯库罗斯悲剧中世界与个体生命的隐秘命运，指出人的意志与隐秘无情的定数、厄运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既推动人类认知的深化，也引发人的痛苦，构成了埃斯库罗斯世界观的核心基础。在洛谢夫看来，古代作为生活现实的语言神话观念，在当代仍具有投射意义：现代性充斥着与自由发展思想相悖的“被证实的思想”，由此催生了将特定思想奉为神明的崇拜现象，而这种崇拜情绪正是古代神话的核心特征。如同链式反应一般，一个神话既能催生另一个神话，也能同等程度地消解与摧毁它；它使整个社会遵循神话创造律运行，这种力量不仅是任何科学难以抗衡的，更能让人始终坚守自己创造的个体或社会神话。

洛谢夫通过严密的逻辑论证、睿智的判断，甚至借助否定式定义的方式界定神话，并从奇迹辩证法的视角揭示其所有表现形态。之所以聚焦“奇迹”，是因为奇迹被视为独有的、无需证明的存在，是对社会中某些运动力量（有时是致命的、毁灭性的力量）的非理性认可，这与其他可理性论证的认可截然不同（Тахо-годи 2007: 104）。其核心论证逻辑在于：知识在本质上是真正的信仰——唯有知晓应相信之物时，人才会产生信仰；唯有相信知识对象确实存在时，人才会去认识它。在这一点上，洛谢夫仿佛还原了苏格拉底的对话法，与读者共同探讨信仰与知识的辩证关系。此外，洛谢夫还分析了一系列获得“真正神话地位”的科学理论，例如笛卡儿、康德、牛顿的空间思想便存在神话化特征。他指出，神话不会先于科学存在，但科学始终伴随着神话，并受神话的启示与推动。

神话形成于神话时代，在古希腊语言中，“神话”（μῦθος）兼具“词语”“名谓”“名称”之意。古希腊人在原始时期用神话概括公社生活经验——由于古人仅知晓氏族与家庭关系，对他们而言，世界便是通过不同词语得以概括的存在，这正是神话的起源：孕育果实的大地被称为“母亲”，广阔的天空被称为“父亲”，浩瀚的海洋则被视为水神或地母的配偶。洛谢夫强调，神话是人类掌握世界的最古老形式，即用一个词语概括生活中无限多样的具体现实。在他的理论中，时间是一种“非暂时的存在”，即永恒的存在：时间的矛盾性在于它无终点、无穷尽，是永恒的；但永恒本身又通过瞬间得以赋予，因而时间又是流逝的。由此，洛谢夫提出“时间是永恒反逻辑地形成的过程”“在时间中，无限的形成与永恒的自我存在是同一回事”等观点。在这个意义上，时间具有多相性——不同时空层面可能存在不同的时间流逝速度；同理，神话在不同个性存在中也具有不同的形成速度，这正是各类神话表现形态产生的重要原因。

洛谢夫的著作与现代性存在密切关联，这种关联集中体现在其创作个性之中。他的研究并非局限于古希腊文化、科学与宇宙观，而是更关注现代科学成就所蕴含的现实意义。早在《古希腊宇宙与现代科学》（1928）一书中，洛谢夫便聚焦神话时期的辩证法，提出“同一事物、同一个性可通过无限多样的方式呈现与描述，这取决于我们在何种时空存在层面思考它”。对洛谢夫而言，神话并非单纯的概念，而是一种存在；并非形象化的诗学形式，也非科学或教条——神话就是生活本身，是“通过语言表现的个性的历史”。在《古希腊象征主义与神话学概论》中，洛谢夫开启了象征与神话的诗学研究，并进一步将神话概念与社会学关联，提出“社会存在重新整合了逻辑、象征与神话，并将界定清晰的轮廓推向彻底的不可认知性”（Лосев 1993: 693）；在研究方法上，他强调“类型学是富有表现力和表征意义的具体形态，是现代哲学乃至所有科学的总体任务”（Лосев 1993: 694）。洛谢夫

系统考察了新欧洲文化中对古希腊文化的不同理解及其发展史,在柏拉图研究中率先采用类型学方法,揭示柏拉图主义的多神教特征,避免了将柏拉图思想现代化与基督教化的误区。他试图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认知的根本前提,敏锐意识到这些前提受历史文化制约,具有相对性——因此,其所有哲学著作都渗透着一个核心理念:每一种“世界图景”都源于与之对应的神话观念。洛谢夫的哲学与美学恰好弥补了 20 世纪面临的时代断裂,在哲学、经典语文学等多个人文科学领域之间建立起重要联结。

《神话辩证法》完成于 1927 年,经补充修订后于 1930 年出版。这部著作的核心是“作为奇迹的神话的辩证法”,洛谢夫提出的“神话就是奇迹”这一命题,包含了所有可能的矛盾性与对立命题。在他看来,奇迹是个人经验、偶然事件、时代经验史与时代思想任务的巧合;神话作为神话,只有在被反映时才会显现,但此时呈现的已非神话本身,而是神话学说与神话体系。洛谢夫的神话理论建立在对当时无数哲学、科学与思想成果的探讨之上,书中对时空神话的论述尤为精彩,采用了与欧几里得、康德及爱因斯坦之前的新康德主义截然不同的类型与方法。

《神话辩证法》与 1930 年出版的《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概观》在洛谢夫 20 世纪 20 年代的著述中占据核心地位。这一时期,洛谢夫的学术观点基本成型,两部著作均力图系统阐述其核心思想,而此前其学术观点中占据主导的神秘性因素已逐渐弱化。《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概观》以历史哲学研究为切入点,透过历史直面现代性问题,核心主题是论证对柏拉图主义的新理解,论证视域具有开放性;《神话辩证法》则主要通过渐次展开理论概念的方式触及现代性问题,现代性议题贯穿其研究的每一个环节。20 世纪 50—80 年代,洛谢夫在《古希腊罗马美学史》《符号、象征、神话》《象征问题与现实主义艺术》等一系列著作中多次回归神话概念,“神话”已然成为自 20 年代起贯穿其后续著作(尤其是符号学理论)的核心术语之一。尽管这一时期的著作在研究目的、方法、证据与风格上与《神话辩证法》较少直接重合,但深入分析其符号学来源与学术史预设背景便会发现,这些著作中始终蕴含着神话辩证法的思维印记。

### 3 《神话辩证法》的方法论基础

梳理洛谢夫的思想体系极具挑战性,因为这是一个以隐秘形式重构的哲学体系。洛谢夫运用“否定辩证法(апофатическая диалектика)”——即对对象的认知并非通过赋予其谓词,而是通过逐一否定这些谓词来实现。这种方法能够将神话从附加的、非本质的属性中剥离,从而获得对神话的“纯粹”概念。因此,学界普遍认为,洛谢夫对神话及其在人类社会、意识与认知中角色的分析极为深刻;但书中复杂的形式逻辑与大量抽象概念,也使其晦涩难懂,给阅读与理解带来一定困难。无论如何,洛谢夫提出的问题并未超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哲学面临的重大任务与典型议题。当时,学界对逻辑学三段论、纯粹逻辑以及取代意识理论的心理学的热衷,导致哲学研究对象的迷失,并凸显了“哲学基本问题”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意识作为一种现象具有不确定性。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重新定义“现象的概念”,进而重新厘清“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等核心范畴。在这种背景下,20 世纪初许多哲学家纷纷从神话问题入手寻找突破口,对俄语世界的哲学家而言,这一问题更成为一种神秘的启示。

在《神话辩证法》前言中,洛谢夫明确指出:尽管他采用实证方法研究和分析神话,但绝非像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宗教与神话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意味着要强行排除一切神秘或奇迹的元素。考虑到界定神话时难免受到先入为主的直觉影响,且神话先于逻辑思考而存在,洛谢夫对神话概念进行了现象学描述。他首先指出,本书研究的问题属于人类意识中较少被关注的领域,通常被归入神学或民族学范畴;但在揭示神话本质方面,神学与民族学均显得力不从心——这并非因为神学家都是神秘主义者、民族学家都是经验主义者,而是因

为大多数神学家并非优秀的神秘主义者(他们试图迎合科学,幻想成为纯粹的实证主义者),而民族学家也往往不是优秀的经验主义者(他们容易陷入偶然的、无意识的形而上学理论)。神话问题的本质在于:神话学至今既未从辩证法视角得到考察,也未完成简单的现象学描述。神话无法脱离神秘性,因为它的核心是讲述神秘的现实;但另一方面,没有事实就没有任何辩证法——因此,首先必须将神话研究从神学与民族学领域抽离,立足于辩证法与现象学辩证法的概念清理。在洛谢夫看来,神话是与神秘启示相关的问题,应“作为神话本身”来审视,唯有对神话进行纯粹的界定与描述,才能解释其多维特征。他将传统神话研究方法分为神学研究与民俗学研究,以明晰学界在神话本质理解上的基本分歧。洛谢夫倾向于对古典神话进行历史阐释,同时发展出独特的现代神话理论,将神话视为象征——其神话哲学是一种具有自身逻辑结构与概念体系的社会象征哲学。

洛谢夫的神话观念明显受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他“把神话界定为本体论的表现,也就是意义的表达”(Оболевич 2014: 251)。依据柏拉图对神话的阐释,神话绝非童话、想象或虚构那样简单,而是古代人掌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即将具体生活的无限多样性概括为一个词语。荷马史诗之所以只能运用神话,是因为荷马时代尚未出现希腊哲学时代的逻各斯,也没有赋予词语确定意义的希腊文化,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凭借对辩证法的娴熟运用,洛谢夫在神话与相关现象的一致性基础上,赋予神话概念普遍性特征,创建了具有严密逻辑性的神话类型体系,确立了绝对神话的理论原则。

为便于梳理思路与阐释核心观点,洛谢夫哲学美学思想中的神话概念可从两个层面理解:其一,洛谢夫认为,绝对的、真正意义上的神话只有一种——即古希腊-基督教美学的世界。他指出,古希腊与中世纪的世界观在根本原则上具有一致性,且这种世界观与文艺复兴及新时期的世界观相对立:古希腊—中世纪世界观的终极目的是赞颂作为“唯一真正个性”的上帝,关于上帝的神话就是真正的现实;而文艺复兴与新时期世界观的终极目的则截然相反,是要“杀死上帝并取而代之”。其二,洛谢夫提出“真正的、活生生的现实只能称其为神话”。《神话辩证法》结尾处,他试图描绘一幅逻辑上(即辩证法上)必要的“绝对神话学”图景——正如书中其他部分所论述的,这一绝对神话学应被理解为建立在古希腊文化诸概念之上的基督教本体论世界。可以说,洛谢夫的神话辩证法与其说是对上帝人格的阐释,不如说是对上帝神话的描述,以及神话在其自身哲学家个性中的实现。神话辩证法思想作为一个完整体系,此后再未以如此直接的形式出现在洛谢夫的著作中;但20世纪50—80年代,他在《古希腊罗马美学史》等多部著作中多次回归神话概念,使其成为贯穿其学术生涯的核心术语。在《古希腊罗马美学史》第六卷中,洛谢夫系统地深入分析了古希腊神话历史形成的各个阶段,几乎逐步再现了《神话辩证法》中神话概念理论的逻辑展开过程。这一时期,洛谢夫在神话领域的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获得了学界的高度评价。

#### 4 《神话辩证法》的逻辑体系

《神话辩证法》在风格与逻辑方法上自成一脉,但在概念与内涵上与《名谓哲学》一脉相承,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前期思想的完善与深化。洛谢夫逐一驳斥了众多对神话的传统阐释,从否定角度界定神话的本质:神话不是臆造或理念性存在,不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建构,不是寓言或诗歌作品,不是历史事件的反映,也不是专门的宗教创作;同时,他明确指出,神话是“个性、历史、奇迹、话语”四个概念的有机综合。在研究结尾,洛谢夫描绘了“绝对神话”的图景,并将其与鲜活的现实相联结——他揭示了古代与中世纪世界观在根基上的根本统一性,将其与文艺复兴和近代世界观相对照。这部著作的核心论题建立在一个重要预设之上:上帝与世界之间存在本质上的相似可能性。通过对语言施加特殊的现象学还原,洛谢夫将宇宙视为一种“名称化的阶梯”——他依次剥离语言的语音、形态、词源、句法、诗学等传统语言学“层面”,最终将注意力聚焦于唯一具有重要性的维度,即纯意义领域的“意识对象(ноэма)”层面,正是在这一层面,语言的对象本质得以充分显现。

在《神话辩证法》中，洛谢夫凭借深刻的思考、严密的逻辑与完备的概念体系，创立了独特的现代神话理论。该书不仅清晰界定了研究对象，更借助否定方法将神话与其他相关概念区分开来，进而通过推理论证给出了神话的正面定义。在洛谢夫看来，神话既非观念中的概念，也非理想的存在；既非诗学形象，也非科学或教条——神话就是生活本身。他在《名谓哲学》中也曾提出“名谓就是生活，是活生生、可感知的被创造出来的实在现实”（Люсев 1990: 14），而神话作为存在本身、现实本身，是存在的具体实在性的集中体现。神话是个体以富于表现力的方式进行的有力自我认定，是个性的形象、个体的面貌，而非其实体；是“用词语赋予的个性的历史”，是奇迹——正如整个世界本身就是奇迹与神话一样。洛谢夫的哲学方法并非象征主义、现象学与辩证法的简单叠加，也非赞名派、索菲亚学说与融合静修主义因素的象征主义的机械拼凑，而是一种以现象学辩证法形式实现的静修主义。

为明确神话的核心概念，洛谢夫在《神话辩证法》中逐一反驳和否定了一系列关于神话的传统判断，最终得出核心界定：“神话是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关于个性的神奇的历史”，是取得了“神奇的名谓”——而其“神奇之处”首先在于，其中个体理解的因素与抽象思辨是相对立的。洛谢夫哲学首先是克服一元论中泛神论的典型案列，其本体论的三个基本点——第一实在、索菲亚性与原象征——分别对应三种存在形态：存在本身、对于他者的存在（包含于经验结构）、对于他者及自身的存在（作为能够被世界掌握的能量象征）。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观念与强调一致性、本源与形成过程的新柏拉图主义一脉相承。一切事物都有其独特的“艾多斯（эйдос）”，这种“艾多斯”体现在纯粹的、具有特定结构的经验行为中；象征就是这种结构与每一实在的结构（存在自身）的吻合，并通过能量（个性鲜明地）得以表现。因此，洛谢夫的神话概念也是展开的、实现了的象征，是人与上帝的交流——上帝以其能量向个体开放，或象征得以完成。“绝对神话的基础是把物质和精神作为两种绝对平等的原则”，洛谢夫认为，距离绝对神话（或人与上帝的交流）最近的是东正教，但这种交流存在歪曲；唯有在现实主体与现实语言中，通过现象学辩证法建构纯粹经验，才能消除这种歪曲。此处的现象学指的是简单的描述，而非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

洛谢夫提出，通过辩证法研究宗教能够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而神话的个性化特征使对绝对者的认知成为可能——因为个性实现了自我认知（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sup>2</sup>）的象征性客观现实。对洛谢夫而言，辩证法则是与上帝交往的“魔法”，是一种交流，而非单纯的逻辑结构。他强调，绝对神话的辩证法本质上就是最普遍的辩证法，因为一切辩证法都关乎知识与存在的终极（即绝对）基础；同时，一切辩证法又恰恰充满了各种相对神话，因此人们常常忽视辩证法中神话的存在。绝对神话一般终结于有魔力的名字，这种神话意识源于某种信仰，一切神话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具备这一特性。因此，绝对神话将一切辩证法范畴都理解为有魔力的名字，从这个角度而言，一切个别的范畴都应是可想象的。“辩证法作为纯粹的思维，它不是神话。但这样的辩证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它总是包含某种神话（系统），因为范畴的指向和分支可以有上千种变体。”（Люсев 1990: 583）洛谢夫认为，柏拉图的辩证法就是由某种神话系统决定的，并以启示录神话为例，分析了这一神话之于基督教徒的重要意义。

## 5 从绝对神话到神话的社会学

在洛谢夫的哲学中，绝对神话是对上帝与世界的绝对完整且充分契合的理解。唯有对上帝能够做这种理解——因此，绝对神话学本质上是上帝对自身及世界的绝对认知，是面向自身彰显的绝对真理。洛谢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绝对神话体系只能有一个，即古希腊—基督教的美学世界。他指出，这种绝对神话在人类意识与社会秩序中最充分的体现，是中世纪基督教，更确切地说，是拜占庭-莫斯科的东正教。在洛谢夫的理解中，绝对神话学是唯一可能的世界观——在这一世界观中，神话的所有方面、所有构成其本质的原则都得以完整呈现，既不相互损害，又处于平衡状态。这种绝对神话学的实现，有赖于其构建过程中所蕴含的彻底（绝对）辩证法。

洛谢夫通过区分绝对神话与相对神话，构建了二者的对立的神话的辩证法理论。绝对神话作为“唯一可能的世界图景”，洛谢夫将它与基督教（东正教）相联系。基督教神话之所以能被称为绝对神话，是因为它概括了人类在神人耶稣基督的个性中所获得的经验，这种自足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并能被该文化所意识到。“绝对神话”<sup>3</sup>范畴的引入成为理解一切“相对神话”的参照点，使相对神话也具备了客观历史与现实内容。洛谢夫将人类现实各个领域“未被意识和认可、不具有自足性”的神话称为相对神话，而洛谢夫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神话（首先是作为绝对神话的基督教神话）的逻辑，理解为人类思想活动一切形式的源头。“可能会有某种神话（系统），其存在和发展在任何方面、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遇到阻碍。这样的神话系统作为唯一可能的世界图景而存在，其原则基础没有受到任何损害，我把这样的神话称作绝对神话。另一方面，我们经常会看到，某种神话系统不理解自己的神话性质，只关注一些偶然的细节，为了维持自己失掉的、被割离的存在歪曲了辩证法（即理性），我把这样的神话都称之为相对神话。而相对神话总是或多或少接近绝对神话，受到后者无形的控制，并总是把它的一种或几种原则绝对化。”（Лосев 1990: 582）在《神话辩证法》中，洛谢夫研究了所有“相对神话”的思维类型（并在文化史中找到了内容充实的复本），这些研究始终坚定不移地指向一个核心目标：最终对“绝对神话”体系进行细致描述——这一体系包含了一系列基础性的结构范畴。由此，洛谢夫指出并证明：“认知和存在的二律背反综合为艺术，创作就会消耗意识，应该让这种意识进入存在并在其中得到反映”，绝对神话是造化说（креационизм，主张一切为上帝所造）或创造理论，因此人们也将洛谢夫的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其实践性体现在“意识可能超越自己的边界，进入生命世界和文化世界。所说的‘绝对神话’其实是一种基督教的世界观……”（Троицкий 2007: 81—82）

在洛谢夫的理论中，神话不仅指从久远历史流传至今的童话故事与传说的总称，更包括在一种文化中形成并发展至现代阶段的一切思想体系（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社会主义、无神论等）。他认为，在历史上已出现的相对神话学残迹上产生的绝对神话学中，各种断裂的人类意义与二律背反的文化将辩证地汇合在一起。通过现象学辩证法与历史哲学分析的有机结合，洛谢夫指出，绝对神话与基督教世界观相联结，是认知与存在的终极基础，而相对神话则广泛存在于文化、科学、社会思想等各类领域。该理论不仅厘清了神话与宗教、辩证法、语言符号的复杂关系，更揭示了神话在人类精神生活中的永恒意义——它既是人类掌握世界的古老形式，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的隐性动力。

在《启示哲学》中，谢林将各类宗教解释为一个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他认为多神教是伪宗教，是对真正宗教的歪曲与迷失，而一神论才是真正的宗教；但他并未将多神教与基督教视为完全对立的范畴，而是提出“假的东西作为前提，是真的东西发展的必要环节”——多神教虽属错误阶段，却是通向基督教道路上不可逾越的重要一步。谢林的这一思想被白银时代的部分俄罗斯思想家（尤其是具有宗教人类学思想的精英人物）关注、继承并发展。黑格尔则认为，宗教是对上帝临在的感知、宗教态度与宗教崇拜，哲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在于立足点不同：哲学以绝对为对象，并将绝对视为逻辑上的思想（即绝对在思想中的存在形态）；其次，哲学在现实体现中展现绝对。正如索洛维约夫在《哲学百科全书》的黑格尔词条中所指出的，宗教意识是“远离终极并走向精神领域的”，但黑格尔强调，尽管宗教只有在显现终极精神时才成为可能，它本身并非由终极精神产生。对部分俄罗斯哲学家而言，神话是与神秘启示（即宗教）密切相关的问题：索洛维约夫在《神人类讲座》中提出，宗教是人与绝对普遍力量的联结方式，“一切普遍、完美的现实都是宗教的现实”——也就是说，单独的现象若不与普遍现实相联结，便无法成为真理；而这种普遍现实唯有通过内在启示才能体验与达到，宗教本身就是重建这种联结，将人类存在的一切本原力量与因素引入与真正核心因素的正确和谐关系之中。关于神话与宗教的关系，洛谢夫提出“辩证地呈现的神话就是宗教”（Гранкова 2019: 114）的观点，或者说“宗教是从辩证法角度来看待的神话”。具体而言，神话是“永恒之中对个性在能量上的确证”，而宗教是“永恒之中个性在实体上的确证”。

从结构上看，宗教总是建立在神话系统之上，但神话本身并不依赖于宗教；宗教作为神话的变体，其核心是试图将个体与绝对者相联结。尽管宗教思想贯穿洛谢夫的学术生涯，但在其早期与晚期著作中，很难找到完备的宗教哲学论述——他关于宗教意识属性、宗教史及基督教世界观本质等问题的思考，分散在《作为幸福的最高综合》《神话辩证法补遗》《古希腊罗马美学史》等不同时期的著述中。

与卡西尔<sup>4</sup>一样，洛谢夫注重文化意义的理论建构。在他看来，神话是充分展开的、完成形态的象征，是人与上帝的交往（在能量中揭示上帝的个性或使象征得以完成）。东正教是最接近绝对神话（或人与上帝的交往）的形态，但洛谢夫认为，只要赞名派<sup>5</sup>学说未得到充分发展，这种交往就会存在歪曲；而在形成纯粹经验的过程中，在现实主体的实际言语中，这种歪曲可以通过现象学辩证法的方法得以消除。此处的现象学并非简单的描述，也完全不同于胡塞尔哲学意义上的现象学；辩证法则是与上帝交流的“魔法”，是一种交往，而非单纯的逻辑理论。洛谢夫在《神话辩证法》中列举了将光、色彩及自然界中可见之物神话化的例子，进而指出，神话既非僵化的模式，也非寓言——寓言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或富有表现力的载体，单一的意义或概念（如数字）不足以构成表现；一种富有表现力的存在，总是外在可见层面与内在深意层面的结合，是内在与外在的有机统一。

洛谢夫明确表示，其神话辩证法思想的核心是着眼于神话本身，思考其中的神奇性与故事性。他始终从历史—哲学与辩证视角思考社会学问题，并提出“没有神话的社会学，就不可能有神话辩证法”。在论述完神话的逻辑与现象学结构后，洛谢夫在《神话辩证法》的最后部分转向神话的基本社会类型定位，强调“神话意识在文化进程的各个层面都起着无所不在的作用”——一种完整的神话理论，必须从其社会根基出发涵盖文化的全部内容。若有人将神话从历史进程中剥离，宣扬“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神话是神话”的自由二元论，便不能算作真正的唯心主义者；而要依据神话意识本身所提供的信息，从本质上揭示神话概念，就必须抛开一切解释性的观点（如形而上学、心理学等），将我们生活于其中、一切事物存在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直接视为一个神话的世界——世界上存在的一切都是神话。

洛谢夫一方面声称神话不能脱离文化进程与社会根基，另一方面又强调对神话本质的理解应抛开一切外在影响，专注于神话本身的现象学描述——这看似矛盾的表述，实则源于他的核心主张：一切有意识地从外部看待神话问题的人，都应具备一种“神话的直觉”，这种直觉先于与神话相关的一切行为而存在。作为古希腊语文学家，洛谢夫始终“从神话本身、从神话内部”审视神话的面貌：他从古希腊文化中的神话性文本出发，延伸至社会学理论，开展了漫长而复杂的分析与研究。在《神话辩证法》中，他首先通过一系列否定判断明确“神话不是什么”，从而在研究中清晰区分神话意识与其他创作形式。洛谢夫将神话理解为“个性存在与个体意识中一个必要的、不可分割的范畴”，基于他对现实的理解，神话涵盖了将人格功能化的一切领域——因此，他认为“离开神话去谈论所谓纯粹的、去神话化的科学、政治、经济等，都是荒谬的”。在对神话概念进行一系列辩证分析与逻辑论证后，洛谢夫对神话的基本类型进行了辩证分类，进而分析了不同的神话辩证法结构。

## 6 结束语

洛谢夫的神话辩证法跨越哲学、美学、社会学等多个维度，以独特的本体论视角与严密的逻辑体系，重构了神话的本质与价值，其核心贡献在于打破传统神话研究的局限，将神话界定为与生活、存在本身等同的实在，而非单纯的虚构或教条，为后续神话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论参照，尤其对理解现代社会的现实和本质具有重要启示。

### 附注

1 洛谢夫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相继完成并出版的八部著作包括《古代宇宙和现代科学》（Античный

космос 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наука, 1927)、《名谓哲学》(1927)、《作为逻辑对象的音乐》(Музыка как предмет логики, 1926)、《普罗提诺关于数的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 числа у Плотина, 1928)、《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主义的批判》(Критика платонизма у Аристотеля, 1928)、《艺术形式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формы, 1927)、《神话辩证法》(Диалектика мифа, 1930)、《古希腊象征主义和神话概论》(Очерки античного символизма и мифологии, 1930), 俄罗斯当代著名哲学家霍鲁日(С.Хоружий)将其称为“早期八卷集”。

2 洛谢夫通过考察“实有”(сущего)与“非有”(меона)的关系,构建起认知(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的辩证法体系,其层级依据“非有”的形态类型所具备的可理解性程度来划分。第一种(也是最原始的)意义与“非有”的相互关联类型,为意义赋予了间断性与离散性特征。“不同种类和类型的‘能素’(энергема),正是‘能素’‘非有化’(меонизации)的不同程度,也是自我认知的不同程度”。

3 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 1874—1945),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代表人物。他将哲学定位为“符号功能的语法学”,强调符号活动是人联结文化的核心方式;将康德静态理性批判扩展为动态批判,提出符号形式的哲学体系,认为人类通过神话、语言等符号系统构建文化世界,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

4 赞名派与反赞名派之争,是20世纪初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和教会史中的一场耗时持久、影响广泛的教义争端,也是一次轰轰烈烈的宗教哲学思想运动。其直接起因是伊拉里翁神甫的《高加索山上:两个德高长老关于通过向耶稣基督祈祷达到与上帝内在一致问题的谈话,或现代隐修士的宗教实践——宗教神学或内在哲学》(На горах Кавказа. Беседа двух старцев пустынников о внутреннем единении с Господом наших сердец чрез молитву Иисус Христову или духов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устынников. Духовное богословие или же внутреннее любомудрие, 1907—1912)一书的出版。该书描述了一种通过不断呼唤耶稣之名的祈祷实现的特殊信仰状态,这一观念可追溯至拜占庭静修主义(исихазм)传统,其核心主张是:上帝的一切本质与不可穷尽的特征都存在于神的名之中。这一事件迅速发酵,引起众多宗教思想家(包括年轻的洛谢夫)的关注,А.Ф.洛谢夫、П.弗洛连斯基与С.布尔加科夫神甫作为赞名派支持者,各自提出并论述了自己的名谓哲学。

5 俄罗斯学者戈戈什维里在(Людмила Гогошвили)专著《三种名谓哲学(洛谢夫、布尔加科夫、弗洛连斯基)的语言学层面》(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трёх версий имяславия (Лосев, Булгаков, Флоренский)1997年)中用绝对神话概念揭示了神话学判断与日常认知的本质区别,并着重强调了神话的人格-交际维度。

## 参考文献

- [1] Гранкова М. В. Религия как всеобщая форма сознания в трудах А. Лосева [А]. Философ и его время [С]. К 125-летию рождения А.Ф.Лосева. 16 Лосевские чт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акс Пресс, 2019.
- [2] Гогошвили Л. А. Абсолютная мифология.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 Малы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Z].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5.
- [3] Лосев А. Ф. Диалектика мифа. Из ранн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М]. Москва: Правда, 1990.
- [4] Лосев А. Ф. Очерки античного символизма и мифологии [М].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93.
- [5] Тахо-годи А. А. Лосев [М].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7.
- [6] Оболевич Т. От имяславия к эстетике. Концепция символика А. Лосева.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 Москва: ББИ, 2014.
- [7] Троицкий В. П. Типология культур А. Ф. Лосева и символа фокстрота. Троицкий В. П. Разыскания о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А. Ф. Лосева [М]. Москва: Аграф, 2007.

# Losev's *Dialectics of Myth*: Discourse on the Essence of Miracle

Liu Kun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ancient Greek tragedy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ythic dialectics, Aleksei Losev, the last philosopher of Russia's Silver Age, established a comprehensive and unique myth theory that transcends mythology to reach mythic philosophy. In *Dialectics of Myth*, Losev endows the concept of myth with ontological status and constructs a rigorous logical system. Based on a distinctive phenomenological dialectics influenced by Neoplatonism, he employs both inherited classical philosophical concepts and self-created philosophical categories to elaborate on the core idea that "myth is the magical history of individuality expressed through language," thereby revealing its profound sociological connotations. After distinguishing between absolute myth and relative myth, Losev explores the essence of reli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ythic dialectics and emphasizes the universal role and core value of myth in the process of human culture.

**Key words:** Losev; *Dialectics of Myth*; miracle; individuality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俄罗斯诗学学派研究”(22&ZD28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锺(1971—), 文学博士,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与宗教文化、哲学美学。

**收稿日期:** 2025-04-07

**[责任编辑: 刘 锺]**